**明慧网举报 · 恶人 安 宁 - 信息附件**

**迫害事实简述：**

**前 启：**

1991年前，一個就要隨時準備進入西藏的人；

1999年，一個剛剛過了三天好日子的人；老人說：人一生中沒有三天好日子過。

话说1999年7月20日，迫害发生了。我对妻子说：共产党是个疯子，你跟它们一般见识？！ …… 把我的书给我藏好了，以后我还要学的。

……

然而，共产党不仅是个疯子，而且还是一个极其愚蠢的家伙；它们是天天上门、夜夜死守、……

可以说、有一多半，是它们把我给逼出来的。

一天梦里，大地不断的在融化之中，只见妻子儿子脚下的土地、越来越小,已经不到十个平方的面积了；我从天而落，要救他们，这时空中一个声音对我说道：你不能救他们、他们有执着，必须考验三年。于是我飞向了天空。这时、他们脚下的土地已停止了融化。

……

2018年，我再次被迫离职，将尽一月的时候。一天回家看看，找出设成静音的电话，发现上面有几个连续打来的电话，一看是离职有半月之久的日子，公司老总用私人电话打来的。为了安全没有给他回话。离职时，他让我保持联系，我说：3个月之内不会换电话的。他说：你连我都不相信了吗？!我说：不是，他们可能会监听你的电话。

……

**一·深夜匆匆离家门**

2005年9～10月间，记得已是收棉花的日子了。一天深夜我突然得知、潜江的邪恶要来迫害我，随即就离开了家。

半夜里，来不及跟母亲、儿子道别，不得不扔下年近八旬的老母和未成年的儿子，就匆匆跟妻子道别。用自行车推着沉重的设备就出了家门，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去找谁，先出门再说，由于设备很重、自行车的车把不断的晃动。……但是，必须离开家。因为我知道，邪恶企图迫害我的网已经张开了。

在城里、去找一个比较放心常人，可能是夜深了、

没有叫开门，只好向北去、过大桥，已经快要接近大桥了…… 想想有些冒险，折身掉头，向南而去。

满天的繁星、推几步、再骑一段，再站立一下。这时、只见一颗流星由南向北而来、划过天空，从我头顶而过、落在了远远的城内的夜空里。默默的看着夜空，我对着天空想想：是那位说出我的同修吗？还是我自己呢？！ …… 我对着天空说：师父啊！我决对不能做那颗流星。……

在离家将近半年的日子里，居无定所、梦里邪恶不断的袭击我，炸的我飞到了树上挂着 ……不时的时常转移地方，一天、我刚刚进了一位同修的家门，才坐下说了两句，突然、我倒了下去，右腹沟处、感到一个数寸长的东西死死的撑着我，痛的我满地打滚；它一会儿紧、一会儿松，我挣扎中渐渐的没了气力；同修一边发正念一边提醒我赶快求师父，我竭尽全力、十分微弱的说道：师父太辛苦了，那么多弟子 ……

极近弘迷中、我对自己说：师父啊！弟子此身无憾了、我母亲也得法了；妻子也在修炼中，我的儿子也知道大法好！…… 可是、救人才刚刚开始，还有那么多的人、没有得救啊！？这慈悲的佛性刚刚一出，师父挥手灭掉了迫害我的邪恶。我突然一下子坐了起来，谢谢同修的挽留走了。这前后数秒的差距、这个现实中实实在在的生与死。让弟子深深的感动到、这天地的洪恩。

这是第一次，发生在现实的魔难中、师父第一次救下了我。

同时也给我以后的被迫转化和反转化、再到在劳教所里反迫害与同修一起公开的严正声明；自由后又在明慧上发表严正声明；埋下了伏笔。也埋下了今天、深深遗憾的伏笔。可以说：今天，我什么都没有了，也可以说，我从来都没有看重过他们；从前我心里只有人的苦难与希望、无悔的追寻。今天，依旧如此，可以说：如果师父不是正法而来的。我可能不会再修炼了！我看到了那些无道的旧势力，它们才是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所在；无论从天上还是地上到地下。他们那可怜的智慧居然能成为佛。

我不止一次的对师父发誓：无论如何，我不能倒下去；

一定要坚持到师父回来的那一天；一定要回归天国复命。恳求师父加持我、看护我。

我将真正的成为一个大法的粒子，融入在大法之中、无私无欲、无形无相；…… 我将不在一切宇宙之中的生命相对的两个面上，而是在层层天体之上又在层层天体之中 ；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我在“真、善、忍”之中”。法在那、我在那；从此无名无姓、只知道有师父；只知道有大法。“进则可成万万物，退去全无永是迷”。我深深的感觉到有形生命的执着，那是多么的愚蠢与不幸。然而，剧本写好了；只能演。如何演、生命自己临场的事，却是谁也无法阻挡的事情了。

……

第二次，师父第二次救下了我。是2006年初，已经回家了，在无数次的交谈中，妻子还是说我有怕心。在一次发完正念以后，母亲和妻子她们先起身、到后面做事去了。我还在继续发着正念；发完正念，心想：你们都说我有怕心，那我就不走了，就在家等着他们来抓好了。

起身，就准备去做事。我已经走了十几步了，接近我的房门时、突然感到有人凶猛的推了一下后背，我像个门板式的、直直的向前扑了下去。就在接近地面时，我口里轻轻的念出来一个“灭”字。起码原本就是要给你来个鼻青脸肿的，我在地上、却是发现自己仰天而卧着；起来看看自己，右小腿离脚面大约七寸处，鼓起了一个比鸡蛋还要大的包。也没有言语，就去做事了。

我深深的感觉到，另外空间的事情，也知道它和现实中的关系；该怎样处理。可是，我却无法说服同修们、也无法去狠心离开无法理解的家人。因为家里实在也是太困难了，这还不说那些邪恶的不断的骚扰和威胁了。

……

在离家将近半年的日子里，不知情况、不知危险的老母、天天跟妻子要他的儿子；不知中共何其邪恶的妻子，在同修们也不知道情况下的言辞中、妻子在情绪之中，将我找回了家。无论我如何说辞，就是说我有怕心。从此，我无法再说离家的事情。直到被绑架发生。

**二·磨难突然降临、恐怖笼罩全家**

A·直接犯罪单位及涉案邪恶团伙人员：

湖北省荆门市市政府：

湖北省荆门市政法委：

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

湖北省荆门市检察院：

湖北省荆门市法院：

湖北省荆门市司法局：

湖北省荆门市610：

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法制科：

湖北省荆门市劳教委：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市政府：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政法委：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公安局：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检察院：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法院：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司法局：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610：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公安局法制科：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劳教委：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公安局郢中派出所：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第一看守所：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工商局：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工商局城东分局：

钟祥市中果园社区：

钟祥市韩家街社区：

湖北省潜江市公安处：

湖北省汤逊湖洗脑班：

湖北省沙洋劳教所：

湖北省沙洋医院：

湖北省沙洋劳教所九大队：

荆门市 市委书记 袁良宽

荆门市 副书记 陈永贵

荆门市 副书记 傅德辉

荆门市 市纪委书记 陈水国

荆门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主任 张克虎 （原610办公室主任）

荆门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市公安局长 李建中

荆门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副局长 马全国

荆门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副局长 王敏

荆门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副局长 王洪友

钟祥市 市委书记 周松青

钟祥市 副书记 章良华

 钟祥市 副书记 陈秀生

钟祥市 副书记 周勇

 钟祥市 市纪委书记 杨剑

钟祥市 市司法局局长 周代新

钟祥市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定益

钟祥市 市公安局副局长 安虎城

钟祥市 市国保大队主任 项兴成

钟祥市政法委：xxx书记

钟祥市公安局主管副局长：xxx **（案件背后的直接指挥者）**

钟祥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安宁、国保大队教导员

张顺、国保大队警察

刘从政、

李俊、国保大队大队长

警察xxx、 一专门搞计算机的人

饶xx、

陶勇、郢中派出所副所长

钟祥市610：

高清、陈刚、

钟祥市国保警察xxx、(被绑架到看守所时的司机)

钟祥市公安局警察xxx、(被绑架到武汉时的司机)

钟祥市第一看守所：杨顺金、

钟祥市中果园社区：何珍、赵兴贵、金x、王xx、

钟祥市韩家街社区：陈xx、

钟祥市工商局城东分局：彭涛、

钟祥市社会闲杂人员：

张善舜、甲、乙、……，

湖北省潜江市公安处：甲、乙，

当晚给公安提供条件：食品加工厂大院、孙金龙家。

湖北省汤逊湖洗脑班：

湖北省沙洋劳教所：

B·证人：

绑架当晚：孙金龙夫妇、做白铁夫妇、……，

看守所：胡德理、黑子（官庄湖人）、甲、乙、……，

劳教所：陈明东、黑子、甲、乙、……，

洗脑班：杨娟(浠水人、法轮功学员)、

**1·密探彭涛**

大约是2006年3月13日，在钟祥市工商局城东分局上班的彭涛和青泥湾一个社会闲杂人员，突然来到家，我递给他俩各一支烟，他们就走了，我感到奇怪，让妻子出去看看他们的去向。

**2· 在家里强行将我绑架**

2006年3月14日晚，大约8点30分左右，我刚刚回家不久，在沙发上刚坐下，一阵急促的打门声，我边问边开门，因为先两天另外一名同修正在受到邪恶的威胁时、一位同修来找过我，我以为是他；这位同修平时来，也是这样的打门声，我跟他说过几次，让他先喊一声、再打门。

就这样，钟祥市公安局人员，在以国保大队指导员安宁为首的带领下、国安、公安等二十多名人员、一下子闯进了我的家门，我问他们是谁？干什么？并请他们坐下。安宁说：我们是钟祥市公安局的，请你去一下，我说：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安宁掏了一下上衣口袋，晃了晃一个小本子，随即装进了兜。他们围上来就抱头搂腰、抓胳膊往外就推就拽的。挣扎中，就听到一个人说：抬起来走。强行将我绑架到钟祥市郢中派出所。

外面还有以韩家街社区陈xx主任为首的一群社会闲杂人员，（我在奋力挣扎中、被国安、公安抬起来架走时、要出大院时，公安人员中有一个人，说了句：“陈主任、谢谢啊。”）。

当晚，当一群人把我抬出大院后，我一边挣扎一边大声的喊着：师父！师父啊！在我抗争中只剩下四个人了，张顺照着我的太阳穴部位就是一拳头。他们一人抓住一只手脚，最后二个抓脚的人也被我挣脱了，快到下坡路了，只剩下张顺和一名国保，他们死死抓住我的双手，在满路的大青石头露出的地面的山坡路上、把我拖了下去。（到看守所几天、在里面他们要过关、冲凉水时；几个在押人员，看到我的脊背的痕迹，都骂了。）

张顺一把将我推倒在小小的面包车里，我被推倒在很狭窄的座位前，张顺用穿着皮鞋的一只脚死死踏在我的腰上面。

**3· 在钟祥市郢中派出所里。**

到了郢中派出所。在灯光下，我指责张顺为什么要打人，开始他还抵赖，我说：你敢打、不敢承认啊。最后他只好承认了。他们把我推进一个屋子，有个年龄很大的警察很友善，看了看我，他下班了。

当晚，抓了很多搞传销的、至少50人以上，在南部的

屋子里茫茫一片，中间屋子是警察值班的，我被推进北部的屋子里，地上蹲着几个赤脚、只穿内短裤背心、冷的他们抱着肩膀，看他们个个都挨打了，问他们才知道是新疆人、还说一个同胞正在受刑，

他们都走了，留下张顺一人。张顺恼恨的叫道： “都溜了、都溜了、只留下老子一人，马源、马源，发正念、发正念”。说着说着，塞进一床被子给我，他自己抱着被子蒙着头在水泥做的长条椅子上就睡上了。

我笑了笑，把被子一半放地上、招呼几个新疆人过来，那个受刑的也进来了，一半给大伙护在上身，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

晚上，一个年轻的警察问大伙吃了没有，他从食堂里拿来的东西不够了，他还特意专门为我一个人、上街买来碗面条。我真诚的道了声：谢谢您！

不知道他的姓名、所以，今天写出来，在这里特意谢谢他。没吃没喝的、大约是第二天晚上的事，时间太长、记不住了。

第二天，李俊、张顺等都到了派出所（一楼），李俊进门第一句就是：我在北京、刚刚才赶回来。我望望他一笑。安宁腋下夹着一个装手机的小包包（当时很流行）、慢慢的踱步进来了，李俊、张顺他们忙介绍说：这是我们安指导员。我看着他那个臭架式、讥笑道：哦！领导、还夹个包，当然不一样。安宁被我说的、说不出话来，很不自在的出去了，从此他怀恨在心。

潜江公安处的两个人（时间太长记不住了、待查，）

大约是第2～3天的下午，潜江公安处的来了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某某处长，这是他们相互介绍的，那个处长好想姓黄，先是那个处长问我，这时钟祥市公安局一帮人来了；那处长看看比较顺手、交给跟班、就出去说话了。

跟班开始跟我问答，经过了很长一个时间，他把已经写好的东西让我看。其实我早就打好了主意，想通过他们了解一下、潜江的同修的处境及状态。我不紧不慢的走进他的桌子、相隔约4～5米，不经意的拿了起来、瞟了一眼、顺手就把它给撕成了几条扔在地上，他呆在那一会儿，大叫道：你、你怎么把它给撕了。外面的人听到叫唤，一下子挤进来许多人。我大声的呵斥道：你大老远从潜江来，就是为了陷害我吗?他气力不接的回答说：我、我哪儿写的不对，你、你可以说吗？为何要撕了。…… 我再次反诘道：你们不就是想把我关起来吗？

第一个冲进来的张顺，看看满地的纸，先是一愣、随即赶紧到地上去捡。一边捡一边说：不要紧、不要紧、可以粘起来。我看看地上的张顺，慢慢转身回到了坐的地方。

**4·钟祥市第一看守所，歹毒的杨顺金**

张顺、李俊、司机国保警察xxx。临近傍晚、三人将我绑架到钟祥市第一看守所。张顺、李俊对看守所值班的人言意：“请多关照啊”，说完就走了。

杨顺金（音，时间太长、待查，）

证人：

司机国保警察xxx、（张顺、李俊、他们进去后）我劝他换个地方。

a·胡德理，

b·外号黑子，（官庄湖人、重型犯）

**注明：有关看守所杨顺金的事将单独举报。**

a·张顺、李俊、的非法提审过程：

非法提审几次、问不出结果来，要交差、让我签几个字，格着铁窗，张顺两只手死死的按住、只留一个签字的空，一边说：你可别再撕了。看看我写下的字：以上是我写的，都是诱供。摇摇头、和李俊一起走了。

b·安宁再次出场

过了几天他们再来、说是 xxx主管副局长发火了，说：“整了几天，整出来个诱供来……”。希望我能配合他们、……，安宁出来、恶狠狠的说道：再不老实、给我把他整出去，换个地方…… 再不老实，把他老婆也给我抓起来、

…… 他们再来。

安宁又说：我们不需要法律就可以把你整进去。我回击道：难道我不知道、你们从来就是不讲法律的吗!? ……

突然一天，他们再次来到看守所，问我的姓名，我说：这真是奇怪啊！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就把我给抓来，……他们赶紧说：不是、是这样的，有人保释你出去，你得有个身份证吧！我们帮你办个身份证、你好出去。我说：那我就谢谢你们了。不麻烦你们了，出去我自己办。他们在一边嘀咕：确是没有他的、我们到派出所查了几次，就是没有他的。

……

梦里，我发现自己出了看守所、但是身体是侧着出来的，因为那个门很窄，上了一个小飞机。……

出来时，抱着被子，我看见一位同修在前面走，手里只有一本书，他们没有拦他，却把我拦下来了。最后当我走到一位坐在那里的人身边时，他说：你没有圆满。我伤心的在他身边痛哭起来。……

一天，外面突然有人叫我收拾东西出去，我前几天就知道自己将要离开这里，到哪去、却不知道。所以把家里带进来的东西都洗干净了、不用。……

出来一看，还是他们几个，拿着一份保释单，让我签字，就这样出了看守所。我抱着自家带进来的被子、他们让我把被子放在台阶上面，说一会儿、我家里会来人拿回去的。

来到外面的停车场，一个警察正站在车旁边，一看是原来单位的同事（现在正在看守所上班）、他过来说：你怎么也进来了、也不打个招呼的，也好照顾照顾。我说：炼法轮功、不麻烦你了；待会我家里人来取被子，麻烦你给她。

就这样上车了。在车上他们说：学习、学习几天就回家，车直接向东、向城内开去，再向南面开，我以为是不是到郢中镇，结果车直接过了郢中镇大门向南左拐直接向东开。

当车眼看着、就要经过我家山坡下面的大道时，我说：你们要把我弄哪去？让我回家、见见我娘，我再跟你们走。他们赶紧说：不用了、不用了，就学习几天、就回来了，这样回去再走，省得老人又伤心。

我不再言语。当车正对着我家大院的正门过去的时刻，李俊拿出手机来：你们在哪里？在哪等你们。对方回答说：我们不去了，我们到西边去了。你们自己去吧。后来才知道是荆门的一位同修也被绑架了。过了几天又被绑架到汤逊湖洗脑班、不几天、又走了。

这时我想起来了，昨晚的梦里，一个小鬼拿着那种七十年代手摇动的老式电话、跟另外一个鬼通话（这个鬼是一个被车给压死的、是原来单位的一个同事在天津给车压了、司机见没死、又到车碾回来压死了。）跟他们说的情景完全吻合上，不禁看看李俊。心里说：喔 、你原来就是那个小鬼啊。

我想他们开始就这样设计了路线、欺骗我，他们完全可以不进城，而是直接右拐向南顺着大路自然的向东，不是少些事吗，而且外面的路比城里好多了。

它们要把我骗到哪去呢？

司机、安宁、高清、李俊、张善舜，车上再也没有人言语。……

**5·绑架到武汉省汤逊湖洗脑班**

大约是2006年3～4月间，以安宁为首，李俊，高清，赵兴贵（社区主任），社会闲杂人员张善舜（安排的陪护、人多，他在后备箱里一直坐到武汉）我说：我去后面、他们不让，还有一名公安局的司机。在武昌他们迷路了，转了好几次。就这样我被绑架到武汉省汤逊湖洗脑班，当天傍晚武汉市上空响起两万多次闪电和雷声，这是一个多星期后，张善舜请假出去，（他老婆到武汉买东西），带回了许多楚天日报。我看到了“武汉市的上空响起两万多次闪电和雷声”的报道。

**注明：有关汤逊湖洗脑班的事将单独举报。**

**6·绑架到沙洋劳教所**

大约是2006 年4 月29 日，以安宁为首，高清，张善舜，把我绑架到沙洋劳教所，安宁在出武汉后，当车开到一个岔道口时，（一条路经过京山到钟祥、较近；另外

一条路经过沙洋到钟祥、较远。）安宁把车盘左打，车向沙洋方向行驶，高清问：不走京山了，安宁回答：那边修路。车到沙洋劳教所大门口停下，安宁下车说：有点事、进去一下。就独自一个人进了劳教所大院。大伙也都下了车透透气。我走到车后面，把在离开武汉前，就分好的两包衣物。其中一包交给张善舜托他给带回家。离开武汉洗脑班前、我就知道自己回不了家，到哪里也不知道。

昨晚、梦里我一把大火烧了洗脑班，那里面全是变异的古怪的龙和蛤蟆。我想：难怪在洗脑班，我不清醒（以前网络封锁、上不去，我就整天学法、发正念，梦里天空中层层的、也是这种变异的古怪的龙和蛤蟆、它们都沉睡着、我从它们之间穿上去、到了天上取下东西、又穿下来、梦里我就想能上了，清醒的起了床、开机上网、就顺利的下载了；），当我从二楼、扶着一个大大的圆木柱，往下跳时，一个钉子、挂了一下我的衣服。

一会儿，安宁出来了，递给高清一张纸，高清看看后、问道：马源不回去吗？安宁回答说：他得在这呆一年。高清对我说：我回去再给你问问。整个过程我不发一言。在车开到岔道口驶向沙洋方向时，我就知道安宁又在捣鬼。

**7·沙洋劳教所医院**

车再回头向南开，到了沙洋劳教所的医院。医生看看说：怎么还有法轮功，医生接过单子时，安宁再次不怀好意的说道：“身体好的很”。

**8·沙洋劳教所九大队**

从医院出来，两个左转，向南开，到了沙洋劳教所九大队。原来邪恶的九大队就在医院的背后，再左拐，第一个铁大门向西，第二个铁大门向南。

**注明：有沙洋劳教所九大队的事将单独举报。**

**三·相对的自由**

**9·走出劳教所**

2007年4月28日，一大早的魏鹏、就忙着让我快些走，前几天他就跟钟祥说了，打了好几次电话，（不转化的人、按照他们的规矩是要本地610接回的），就是不见来人。最后急得他说：你家不也有车吗！让你家来人接你吧。我回答道：你们非法把我关了一年多，我一年多也没有挣钱，也没有钱买汽油啊。

吃了午饭，下午，鲁文军再次检查了我手里的仅有的一本【史记】，（它是上下两本，是一位不知姓名同修带进去的。留在了那里，可惜只看到这一本。）这本书帮助过我、走过一程反迫害的路、所以带它出来、自由，是个纪念吧。

鲁文军在前面带路，我远远跟在后面，领我离开九大队所在的新大院，走到操场的大半，鲁文军似乎感觉不妥，停了下来、他让我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离的有几十步，出了二层大门，我们都没有说一句话。

一出来，就见赵兴贵和一个便衣警察从老远跑过来，一辆警车停在那里。赵兴贵一边跟我握手，一边说：一年了，让你受苦了；一边介绍说：这位是王警官，那人也过来握了握手，解释道：我们就道去了沙洋，看看战友，战友留他们吃了中饭，所以来迟。我说：没事，

证人兼责任人：

 高清 （610）。

张善舜、社会闲杂人员（安排的陪护）

赵兴贵、钟祥市中果园社区主任。

何珍、 钟祥市中果园社区副主任。

陈xx、 钟祥市韩家街社区主任。

**10·钟首帮事件的波及。**

 刘从政终于露出真面目。

**注明：有刘从政的事将单独举报。**

**11·武汉遇险及闵长春同修再陷魔窟。**

**12·办理户口与身份证5～6年的过程**

王大平的阴险流氓与无赖。

郢中派出所女户籍警，年纪轻轻的母老虎

**注明：有关王大平的事将单独举报。**

相关单位及直接责任人:

钟祥市郢中派出所

王大平、男、曾任郢中派出所指导员

Xxx、 女、郢中派出所户籍警察

（坐南向北）年纪轻轻的母老虎。

证人：Xxx、女、郢中派出所户籍警察。正直的大姐。

 （坐北向南）

证人兼责任人： 高清 （610

**13·小小社区二十年恶行不断。**

中果园社区和韩家街社区二十年以来的恶行

相关单位及直接责任人:

钟祥市中果园社区。

第一部分：何珍、赵兴贵、

第二部分：金x、王xx、

第三部分：韩家街社区：陈xx、

证人：陈方高、杨xx、甘xx、廖新风、

**注明：有中果园社区和韩家街社区的事将单独举报。**

**14·狡诈的陶勇、自以为很聪明**

大约2017年3月14日，郢中派出所陶勇、高清、饶xx、金x、王xx、共五人。执法仪？

**注明：陶勇的事将进一步的调查，将视情况看是否举报。**

**15· 再次被迫离职。**

证人：

陈方高、廖新风、徐小虎的父母、……

湖北省贵安物业公司： 杨总（世国）、甘焱香、

湖北省贵峰房地产公司：胡理、南总、范总（小锐）、

**16·为何常在梦里走·憾事**

一场魔难如同炼狱，人心因果一台戏，身体遭受的伤害，留下了深深烙印，直到今天也没有回复如初。

学法时条条光柱扫描法书上的眼睛如今似雾挡。

从不知溜腿是啥滋味；如今的腿不自觉往下滑。

洞穿似的小腿与常悸的心脏。

……

A·艰难的2010年前后、差点就放弃了。

 一个晴天劈雷救了我。

 往回走、异常的艰难；我要放弃了；这一天、我流着泪水躺下了；渐渐的迷糊过去。午时、一个晴天劈雷把我惊醒、本能的盘起了腿，闹钟也响了、正是11点50分；我在满面滚滚的热泪中、发完了正念。从此走到了今天。

……

B·慈悲的看护与点化

1·从天而降。

2·对准心脏的手枪就要开枪、枪管突然融化弯了下去。

3·层层天空里、沉睡中变异古怪的龙和蛤蟆。

4·2025年结束专制。不可能！（我断然的回决）

5·滚下去受审吧！**（我把爬上衣袖的江泽民，一把拂了下去）**

6·襄阳樊城是邪恶的黄龙府。

7·一个晴天劈雷救了我。

8·诉江。尽我最后一把力。

9·潜伏10年黑黑的硬虫。

诉江以后，我深感体力与大脑疲乏、想想自己的责任，决定辞职。

2006年看守所那些从肚脐眼钻进去的黑黑的硬虫子。…… 2016年8月，辞职以后，从夹克外套里黑黑的硬虫子突然掉出一大堆来。

10·侧身走出看守所。

11·小鬼们的电话。

12·变异古怪的龙和蛤蟆、一把火烧了洗脑班。

13·他要在这呆一年。

14·修剪二层楼前的小树枝。

15·一个大佛被从人堆里拉出来了。

16·牛车翻了；江泽民来还数亿的欠款。

17·你只能上到7月23日。

18·明年统考法轮功。

19·二十个月似囚。

20·7月23日，一个辉煌而又金光闪闪的日子。

**……**

**四·生存与使命**

**……**

我知道、邪恶们又在阴谋陷害，企图绑架我，上班的日子里，我几次回家时，发现有人进了家门。后来特意的做了记号，发现、进来的人都是用钥匙打开的大门、后门的。

……

为了未尽的使命，我决定离开家。也没有跟任何同修打招呼（十几年前他们给予我的教训及不成熟、今天仍然存在，……）；也没有曝光邪恶这几次的邪恶行径和他们的最毒辣的阴谋手段。给它们来个、找不到着力点。同时也是为了给大院的邻居一个安宁的环境，也是为了不给他们的得救造成不必要的障碍。给妻子同修发了个：今年你就在外面过年的短信。从此关机；希望她能明白，希望她能吸取以前的教训；目前，千万不要回家里。

……

我想在不多时间和目前的情况下，我只能用相对移动的空间来换取有限的时间了。不受邪恶的干扰、专心调整好自己，做好该做好的事情；同时处于相对隐秘的状态之中。协助协调好本地区的事情。

20年前的今天、20年后的今天。就像苦难的海潮，慢慢的、慢慢的、还在上涨；如今，迫害更是残酷了。去年我被迫离职、有家难回的状态，就快要将尽一年了，今天，2019年7月19日星期五，我开始动笔，回忆或者是复习这20年以来的所学，一个浓缩了的缩写。

2014年5月，我也是要辞职、单位经理到老板苦苦挽留，我说：两个月时间，我给你们带两个人出来，我就走。2014年7月23日九点左右，母亲突然离世，我不得不回家处理丧事，单位经理、同事，老板派自己的兄长，不久也来了。

他们还是想挽留……

我离开不久，邪恶就找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曾经的同事专程找到了我，告诉我注意安全。在这此前，他还专门找人带口信。让我注意安全。

去年，某月的一天，大白天一个声音突然在我耳边说：在这里、你只能上到7月23日。我想刚刚找到一个相对好的地方，我再到哪里去呢？！……

一天，一个声音对我说：“明年统考法轮功”。在被迫离职前，当老板和公司副总亲自来送我时，我说：您亲自来，我什么都不说了。老板回答说：过去了，你再回来。

这时、已经是下午下班的时间了，我看到公司合作方

的两位副总还在大厅里坐着，他们是在等我好告辞呢！我急忙回到大厅跟他们道歉；他们来送您，也说明了我们等您是对的；请您能保持、我们能随时找到您；我说：谢谢你们，我只能把妻子的电话给你们；因为我必须关机了。请你们能谅解。就这样离开了、刚刚上班才2～3个月的地方。

……

就这样我再次提前离开了。一下子没有了生活的来源，家、暂时也无法居住了。我似乎就知道：这可能是统考吧。

**五·生死一线间**

2019年3月29日。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

2019年3月29日的下半夜，在整整两个多小时的魔难中。我独自一人与邪恶对抗，不断的恳求师父的加持；黎明前在师父的加持之下，我又一次的从旧势力的魔掌中得已脱险。这是二十年来的第三次了。师父再次救下了我的性命。

……

其他相关部分：如抄家部分等等、我不知详情的事。将由妻子同修费凤昌去补充。还有我母亲被逼迫的一系列的事情，二十多年里，老人家艰辛的修炼和收获：一个极有希望看到师父回来的人。而又不幸于2014年7月23日离世的事；我们也将共同回忆、整理。希望能有时间完成。

**结 语：**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要举报像安宁这样的人，他们才是真正可怜的。诉江时、就想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叫他们赶快清醒、停止作恶，救度自己。我希望他们将来站在证人席上、而不是站在被告席上；今天依旧如此。因为他们的生命也是同样珍贵的、他们的亲人、将来的血和泪也是万份心痛的；我真诚的希望他们都能够避免它。

中国大陆的一位大法弟子：

**馬 源（馬愛農）**

2019年7月19日星期五起草

2019年7月26日星期五初稿

2019年7月27日星期六审稿

2019年7月28日星期日发出